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詞林典故

卷之四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六目錄

序跋類

序五

雲南志略序 虞集

吳張高風圖序 虞集

杜詩纂例序 虞集

陳文肅公秋崗詩集序 虞集

南昌劉應文文橐敍 虞集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汪氏勲德錄序 虞集

羅氏族譜序 虞集

蔡孝子詩序 虞集

海方樹古今文金 卷十六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臥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周剛善文稿序 馬祖常

大元通制序 李尤魯翀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唐律疏義序 柳貫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忠史序 歐陽玄

太常集禮彙序 李好文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 濂

大明日厯序 宋 濂

朱葵山文集序 宋 濂

吳離州文集序 宋 濂

曾助教文集序 宋 濂

洪武正韻序 宋 濂

太古正音序 宋 濂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 濂

張侍講翠屏集序 宋 濂

詹學士文集序 宋 濂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 基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篆書考正辨僞序 方孝孺

葛氏族譜序 方孝孺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會試錄序 薛瑄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唐詩品彙序 高棅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素王紀事序 商輅

闕里誌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柱國表序 王世貞

荀悅漢紀序 何景明

武功縣志序 何景明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焦竑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竑

忠節錄序 焦竑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重刊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碧梧軒詩集序 王慎中

郁離子序 徐一夔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卻金詩序 程敏政

詩集自序 李夢陽

序王文恪公集 霍韜

全蜀藝文志序 楊慎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敝庵稟序 桑悅

半山藏稟序 湯賓尹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說苑序 董其昌

山東通志序 陸鉞

成仁遺藁序 舒芬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致身錄序 陳繼儒

游甕山詩序 倪岳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汧口志序 歸有光

史論序 歸有光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十六

侯官吳曾祺纂錄

序跋類

序五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啟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

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閒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慘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吳張高風圖序 虞集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

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倣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惟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闍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闍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

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託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

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駒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概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

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慨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卽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嗣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一時。然於政治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良善。紓困阨。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尙書秋崗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閒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